

古书秘藏



主编 励东
延边人民出版社

古 书 秘 藏

(第十卷)

主编：励 东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总 目 录

山水情.....	(1)
风月鉴.....	(147)
锦绣衣.....	(219)

209A

「清」倬庵山人

山
水
情

山
水
詩

「青」軒山人

目 录

第 一 回	俏书生春游逢丽质	(5)
第 二 回	痴情种梦里悟天缘	(14)
第 三 回	卫旭霞访旧得新欢	(20)
第 四 回	美佳人描真并才子	(28)
第 五 回	太白星指点遇仙丹	(34)
第 六 回	摄尼魂显示阿鼻狱	(40)
第 七 回	东禅寺遇友结金兰	(46)
第 八 回	闹花园蠢奴得佳扇	(52)
第 九 回	三同袍入试两登科	(58)
第 十 回	出金闾画铺得双真	(63)
第 十 一 回	同榜客暗传折桂信	(68)
第 十 二 回	归故里逃婚逢仙渡	(75)
第 十 三 回	斗室中诗意传消息	(82)
第 十 四 回	闯仙阙赐宴命题诗	(89)
第 十 五 回	递芳庚闻信泪潸然	(95)
第 十 六 回	对挑绣停针闻恶信	(101)
第 十 七 回	义仆明冤淑媛病	(106)
第 十 八 回	金昆联榜锦衣旋	(114)
第 十 九 回	樱桃口吞丹除哑症	(122)
第 二 十 回	莫逆友撮合缔朱陈	(127)
第 二 十 一 回	求凰遂奉命荣登任	(133)
第 二 十 二 回	解组去辟谷超仙界	(140)

目 录

(2)	頭回	趙領春主許	回	一	第
(47)	第二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二	第
(90)	第三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三	第
(125)	第四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四	第
(140)	第五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五	第
(155)	第六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六	第
(170)	第七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七	第
(185)	第八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八	第
(200)	第九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九	第
(215)	第十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	第
(230)	第十一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一	第
(245)	第十二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二	第
(260)	第十三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三	第
(275)	第十四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四	第
(290)	第十五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五	第
(305)	第十六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六	第
(320)	第十七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七	第
(335)	第十八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八	第
(350)	第十九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十九	第
(365)	第二十回	趙天祥里巷轉	回	二十	第

第一回 俏书生春游逢丽质

上巳踏青佳节，红芳着处争妍。行春游子厌喧填，觅静寒山逢冶艳。借意千金淑媛，赚成云雨连连。蜂狂蝶闹乐无边，惹得芳心转焰。

——右调寄《西江月》

话说人生夫妇一伦，乃是五伦中第一件。假如没有夫妇，那里有父子；没有父子，那里有兄弟；没有父子兄弟，那里有君臣朋友。所以古人说得好，道是：“天地，大夫妇也；夫妇，小天地也。”以天地比夫妇，夫妇岂不是人生第一件。后面许多姻亲眷属，都在这里起头的。所以人生在世无论极大的事，即如小小遇合，那一件不是姻缘，而独是夫妇叫做姻缘。姻缘者，有所缘而方始成姻也。姻缘一事，平平常常，稀稀奇奇，古古怪怪，那里说得尽。也有以所见为缘的，也有以所闻为缘的，也有以所想为缘的，也有以所梦为缘的，也有以有缘为缘的，也有以无缘为缘的。缘之所在，使人可以合，使人可以离，使人可以生，使人可以死；使人可以离而合，合而离；使人可以生而死，死而生。总之不出小子所说平平常常，稀稀奇奇，古古怪怪十二个字中。我如今说一桩姻缘故事，郎才女貌，两下相当，娶的愿娶，嫁的愿嫁；中间又有人作合，又无不知情的父母从中阻隔，又无奸谋强图兴波作浪，乃不知为甚么缘故，天公偏不许你容易凑就，曲曲折折，颠颠倒倒，直到水穷山尽时节，方始相合。这也是稗史中一桩好听的事。

那件故事，却在宋熙宁间。姑苏县区洞庭东山，有一个姓卫名彩字旭霞的年少秀才。其父卫襄，字匡国，是个贡士出身，做过孝丰县知县。夫

人是苏州葑溪杜家之女，止生得这旭霞一子。旭霞在十七岁上，不幸父母相继而亡，既无叔伯，终鲜兄弟，茕茕孤守，惟一主一仆，居于长圻十里梅傍之村舍。为人赋性潇洒脱俗，胸储二斗，学富五车，面庞俊俏，人材飘逸。每每出去游玩，男人见了，则赞美不已；女子见了，则向慕靡穷。

一日渡湖到郡，去探望母舅，住下几日。恰遇三月上巳踏青佳节，同了表兄杜卿云，步出阊门，去游支硎。一路上喜得风和日暖，桃柳芳菲，来往游人，舟舆络绎，士女骈阗。两人也不乘轿，走到观音街上，摩肩擦背的挤至殿中，玩了一回。见这起人挨挤得狠，旭霞对卿云道：“我们何可也在人丛中挤轧？寻一个僻静所在，去坐一回，倒也适意。”卿云道：“使得。待我领表弟到寒山去，有个尼姑静室在那边，这所在幽闲僻静，妙不可言。更于这庵主了凡是相认的，此去自然有茶吃。”旭霞道：“既如此，乃极妙之事，表兄何不早说！但可有标致尼姑在此里边么？”卿云道：“不瞒表弟说，这了凡师兄弟两个真正俊俏得紧，只怕表弟见了要动火，空咽涎唾哩。”旭霞道：“休得取笑，我们快去。”

说罢，两人出了山门，携手缓步，走到近庵的所在。见一石上摹勒“寒山”二字，旭霞看过，乃惊讶道：“原来唐时杜牧有‘远上寒山石径斜’之作，就是此处，果然幽雅，名不虚传！”两人互相赞叹了一回，遂同走到尼庵门首，但见禅扉洞启，轻轻的步入回廊。恰好尼姑听得犬吠走出来，劈面撞着了两个俊俏书生，乃道：“杜相公，许久不见，今日何缘得到草茅，请到佛堂里去随喜。”杜、卫二人见了这尼姑丰姿秀美，体态幽闲，暗里顿觉动情，喜不自胜。一径随了尼姑步入佛堂去，假惺惺的参拜了大士，起身来向了凡作过揖坐下。卿云启口道：“师父一向好么？”了凡乃叹口气道：“蒙相公问及，但小尼因前世不修得，陷入空门，日夜受清苦，有甚好处！”卿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今世着实修修，行些方便，结些善缘，来世自然不复入空门受孤单了。”了凡道：“休得取笑。敢问这位相公尊姓？”卿云道：“是我的表弟，姓卫，字叫旭霞。”了凡又道：“尊居住那里？”卿云道：“住在洞庭东山。年方弱冠，尚未曾有室，师父替他做个媒人？”了凡道：“相公们俱是名门旧族，怕做媒的少，要小尼做？休得又来取笑。”卿云道：“今年我们表弟进京去乡试，倘得中了，荐他来做护法可好么？”了凡道：“相公此去，自然名登金榜的。但是怎肯到荒山来做护法？”说罢，了凡只管注目相盼旭霞，旭霞亦不免着眼了凡，两边眉来眼

去一回。了凡去拿茶吃过，正欲引进斗室中去，再用果茶，只见外面气冲冲的跑一个老苍头进来，仔细一看，竟是杜家使者。那老苍头见了家主，乃道：“我那一处不寻到！早是我记着相公年年游山，要到这里来吃茶的，不然，这样人山人海的所在，就是仙人也难寻着。”卿云道：“家中有恁急事，特差你来？”苍头道：“不要说起！大相公才出得门，不知大娘娘因甚，忽然放死起来，叫唤多时，方得苏醒。老相公吩咐，请相公速速回去。”卿云听了，遂吃一惊，乃对旭霞道：“游兴正浓，闻此急信，只得要回去了，怎处？”旭霞道：“游玩本非正事，表嫂之恙要紧，还该作速回去。”卿云道：“但因兄之事，而扫表弟之兴，奈何？”旭霞道：“这个何妨，目下喜待天色尚早，不若表兄同尊驾先归，让弟独自畅游一回，抵暮步回，此实为两便者。”卿云道：“如此倒好，但是失陪莫罪。”说罢，竟自别过，慌慌忙忙的去，止剩得旭霞在庵。

不道是了凡乍会间，竟看上了旭霞，见得卿云去了，也竟不在心上。仍旧留这卫旭霞进去，说道：“如今请到里面去坐，待小尼打饼来吃。”旭霞道：“初会怎好相扰。”了凡道：“不瞒相公说，那杜相公时常来吃的。只是荒山淡薄，有慢莫怪。”说罢，遂领了殇霞，曲曲折折走到斗室中去，教他坐下，自己拽上了门，往厨下去了。

旭霞独在室中，思想这尼姑古怪，在那里走来走去的忖度。瞥见壁后另有一室，在门缝里悄悄偷瞧，庭中红芳烂熳，轻轻推开了门，挨身进去。这室中精雅莫比。走下庭阶，见一树海棠开得娇媚，实为可爱。玩过一回，复入室来。又见一榻，铺设得华丽非常，罗帐金钩，锦衾绣枕。此时惊骇无已，遂暗想道：“不信这尼姑如此受用！”又想一想道：“出家人不该用这样艳丽之物。”正迟疑间，走近桌边细玩，真个窗明几净，笔砚精良。见这桌上押着一片笺儿，上面写着“赋得露滴花梢鸟梦惊”之句，又暗想道：“此更奇怪了。这样雅致诗题，难道那尼姑也晓得推敲的？只恐不是。如今弦也不管他，恰好有笔砚在此，又值我诗兴方浓，不如趁此题做两首在上，少不得有着落的。”想罢，即研墨润笔，吟成两首，写于笺上。诗曰：不出来朝，见僧不似寻常。玉面犹含红杏蕊，朱唇半吐白梅香。

露滴花梢鸟梦惊，纸窗斜月正微明。……
 凄凄恒忆巫山女，独卧萧萧听竹声。
 其二
 月落窗虚竹影横，龙涎余香看云生。
 短檠明灭间相照，露滴花梢鸟梦惊。

只见那了凡同着一个婆子，掇了茶果饼食，自己捧了一壶茶出来，同旭霞对面坐下。吃过几杯，旭霞道：“贵庵有几位师父？”了凡道：“还有一个师弟云仙，便是两个住下。”旭霞又问道：“两位的青春几何了？”了凡笑一笑道：“小尼今年二十四岁了，师弟止得二十岁来。”旭霞道：“可惜，这样年少，都出了家。方才说令师弟，可肯请出来一会么？”了凡道：“今日出去了。”旭霞道：“小生缘浅，恰好不相值。”了凡道：“是就来的。”旭霞道：“到那里去了。”了凡道：“近日昆山有个姓邬老爷的夫人，同了素琼小姐，在小庵作寓，镇日出去游玩的。今早师弟同他们到花山去了。”旭霞道：“昆山那个姓邬的乡宦？”了凡道：“小尼一时记不丘他表号。就是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，因水上不服，丧得三个月就死于任所的。”旭霞道：“原来就是邬吉甫老先生。”了凡道：“还是相公读书人，相知广，倒晓得他的号儿。如今他的奶奶又没儿子，只有这素琼小姐作伴，年年春里要到小庵来的。”旭霞道：“敢问他的小姐几岁了？容貌何如？曾适人否？”了凡道：“若问那小姐的年纪，正得十七岁，尚未曾适人。若要说他的容貌，教小裴怎个形容得尽？待我慢慢的说与相公知道。那小姐真正生得眼含秋水，眉分翠羽，杏脸桃腮，柳腰藕臂。更于那柔荑十指，出袖纤纤娇软；金莲两瓣，落地稳稳无声。且又词赋都佳，琴棋书画，靡一不精者。就是古时的王嫫、西子，小尼虽不曾见，谅来也不过如斯。不要说男子们见了，魄散魂消；就是小尼辈见了，也觉可爱。”旭霞道：“依师父说来，是个倾国倾城之色了。”了凡又道：“相公，这个小姐是贵人之

女，聪明娇好，也是当然的，不必去羡他。谁知他有一个侍女春桃，与小姐不相上下。兼且从幼同小姐读书识字，虽不能勾一般吟诗作赋，启口惯要谈今说古。相公，你道好不诧异，好不动人情也。”旭霞道：“世间不信有此二妙。倘他归庵时，可能赐小生一面否？”了凡道：“这个容易，在小尼身上包你相见。”旭霞道：“小生若得他的芳容一睹，来日就死，也不叫做虚生人世了。”了凡道：“相公，小小年纪，说出色中饿鬼的话来。”旭霞道：“师父，小生还有一言熟商。他们归来，见我是个男子，就要生疑了。”了凡定睛一想，道：“有了。不若我与你权认了姊妹，便于相见。那时好从中帮衬教你眉来眼去，使那老夫人不生疑虑之心。”旭霞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不要说认姊妹，就是拜师父做娘，小生也情愿！”说罢，即将双膝跪于地下。那了凡见他如此光景，满身都麻了，竟自一把抱住旭霞，亲上几个嘴。旭霞此时意思，也觉着魔的，但是心里存着要求功名的念头，道是替尼姑做了事，终身蹭蹬的，只得硬妆乔的推开了。了凡乃道：“好个嫩猫儿，有掌在口边不要吃。”遂暗想道：“待我停一回弄个妙计，今晚留他住下，不怕他不上我的钩。难道与他歪缠了半日，白白里放他去了，倒教我害相思不成！”想罢，正欲复谈，只听得外面叫一声：“师兄，奶奶、小姐回来了！”了凡答应一声，忙叫婆子收了茶果，打扫干净了，抽身走到殿上。见了老夫人，乃道：“奶奶、小姐回来了，今日花山之游可畅么？”老夫人道：“幸喜游人稍稀，亏这云仙师父引道，都遍游到了。”说罢，遂问道：“师父在里边，有恁政事？”了凡道：“今早小尼的弟弟来探望，陪他在里边，故尔失迎了。”老夫人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令弟几岁了？”了凡道：“今年甫弱冠，是个有名的少年秀才。但境处孤贫，尚未受室。”夫人道：“我一向不曾晓得，师父有这样一个好令弟在那边。”云仙听得了，暗里也觉好笑，乃接口道：“连小尼同住的也是。”了凡对着云仙，把眼色一丢，云仙便缩了口。了凡道：“待我去唤他出来，见奶奶的礼。”老夫人道：“不消惊动他了。”了凡道：“岂有在这里不出来相见的！”说罢，竟自进去。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小姐退后些儿。”素琼听了母亲之言，叫了春桃，同躲在遮堂后边。谁知了凡领了旭霞，倒开了正门，竟从遮堂后走出来，劈面撞着了素琼小姐，急得他没处躲避。了凡道：“小姐不要局促，待舍弟去见了奶奶，少不得也要作揖的。”遂引上殿去。旭霞见了老夫人，

却说那了凡，同老夫人、小姐吃了点心，安置云仙陪着，一径走到外厢来。暗想道：“不知这书呆子可在殿上了？我算起来，这样一个标致男子，特地到此，是我有缘。我已算就一个捧元宝的计儿在此，不怕他不中我意。目下出去时，和盘托出了，他倒要生疑起来，尚未可知，不免说个谎，作难他一番，看渠怎生模样。”想罢，走到殿上去。只见旭霞在蒲团上打瞌睡，悄悄的走近身去，把他当头一拍，吓得他直跳起来。旭霞只道有人跟在了凡后边，原叫一声：“姐姐来了么！好人哩，丢我在此，等得一个不耐烦！”了凡道：“如今天色已暮，我道你去了，不想还在这里，谁教你等！”旭霞听了这句话，犹如晴天打一个霹雳，几乎吓死，只得上前求告道：“你方才许我成其美事，怎的又变了卦？”了凡道：“我许你眉来眼去，这就叫做成其美事了。莫非你得陇望蜀，思想别样勾当？若欲如此，我出家人做了这样迷天大事，要堕阿鼻地狱的。况被老夫人知觉了，我这条性命可是不要活的？你既要我帮衬，方才我有意于你，怎么全然不睬，妆乔推阻？目下纵有好机会，也不干我事了。”旭霞此时，急得满身冷汗，四顾一望，见没有人，连忙跪下去道：“适间是得罪了，幸宽恕我这一次。复来凭你要怎么，当一一领命。”了凡道：“不要着忙。你既许了我，待我为你弄他。不过目下也不该在这里坐了。倘有人来看见，反为不便。”旭霞道：“这便怎处？不若待我暂且钻进这佛台底下罢。”了凡乃笑一笑道：“这像什么样子！我有一间暗房在里边，领你进去，反锁在内，待计成之后，放你出去行事，可不妙哉！”旭霞道：“极妙，极妙！”说罢，遂引了旭霞，转转曲曲，走进暗房，真个反锁他在内。自己转身进去。暗想道：“如今是我几上肉釜中鱼了。”正是：

不施芳饵下深潭，怎得金鳞上我筵。

云雨今宵准有分，安排牙爪试良缘。

那了凡反锁了门，自进去了。旭霞在暗室中，眼望捷旌旗，耳听好消息，在里边走来走去，摸着了一张榻床，想道：“左右此时尚早，恰好因倦得紧，不免就此榻上少睡片时，倘他算计得就，清清醒醒的去摩弄他一番。”想罢，便于榻上躺躺的一觉。正欲觉来，只听得门上锁响，且跳下

榻，揩揩眼眶，摸到门口。那了凡已自走进门来，低声哑气的说道：“事已成了，但还要略等一等。”旭霞道：“怎的还要等？”了凡道：“岂不晓得，要吃无钱酒，全靠工夫守！”旭霞道：“敢问师父的妙计怎样行的？”了凡道：“也是你的天缘。这小姐夜夜同老夫人睡的，今夜不知为何，老夫人叫云仙去伴了，这小姐到我房里来睡。喜得他会饮酒的，被我烫一壶酒，灌得他酩酊，已入醉乡。昏昏沉沉的卸了衣妆，没头没脑的睡在被窝里。你若去的时节，不要掀他的头面出来，竟掀开了下半截，轻轻行事，不可惊醒了他，切须牢记。”旭霞道：“蒙师父指教，自当——小心。”说罢，了凡引旭霞到房门口去，将自己的卧榻指点与他记了，又分付道：“完事之后，一径原到暗室中等我，还有计较，切不可久留在房中。”旭霞记了，原到暗室中等着。那了凡进房去，脱了衣服，藏过了这双小小僧鞋，吹灭了灯，没头没脑的把被包好了这光头，假睡在那边。

却说旭霞，心惊胆战的摸墙摸壁走近床前，轻轻揭开帐子，细听一回。但闻得被窝中鼾鼻之声，遂信了尼姑之言，认真是醉睡在那边。不多时，竟自雨收云散了。恐怕惊醒了他，轻轻的抽身下床，穿了裤子，仍旧替他盖好了，难割难舍的摸到暗室中去。横卧榻上，思量这件东西的好处，更自懊恨，心慌意乱，不曾捻弄他的金莲一番。正在那边放心不下，谁知那尼姑打过这遭脱冒，不但不能畅其欲心，反搔动了他的痒筋。只等旭霞出来了，连忙拿着被儿，出来，铺于榻上，叫旭霞一声道：“作成得你可好么？该感激我哩！你日里说的，来领教了。”旭霞道：“这样恩德，是生死难忘的了。如今凭你要怎的，小生敢开口道个不字！”了凡道：“这还是有信行的人，你后来的大事都在我身上。”两人脱了衣服，睡在榻上。

到得天晓，各自起身着衣。了凡对旭霞道：“趁早该去了。倘你表兄家来寻觅，露出马脚来，不但我的体面不好，你后来的大事，就难图了。”旭霞道：“去便去，只是教我怎割舍这一宵恩爱！”了凡道：“停两日可以再来得的。小姐之事，你去后，待我悄悄说向他知道，观其动静，倘复有好机会，来时报你知道。”说罢，去轻轻的开了后门，送他出去，两人各自恋恋不舍而别。正是：

一朵残花雨地飘，奇谋撮赚假妆乔。

终宵云雨阳台上，惹将淫心越发骚。

那日旭霞被这了凡计赚一宵连战，魂飘胆消的去了。但不知这素琼小姐，得了卫旭霞这两首绝句，毕竟不知做出什么事来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旭霞之见素琼，邂逅适愿自是了凡之力。一赚一，算只□酬意亦可，所谓捌无宝也。旭霞意在素琼，了凡意又在旭霞，看那两人各为自己设计处，曲绝幻艳。

第二回 痴情种梦里悟天缘

金屋娇娃，惟吟咏卫郎珠玉。遂记取萍逢识面，霎时分目。无限忧思，向谁宣读？忽睡魔障眼逼人来，流苏帐，鸳鸯枕，梦寐熟。

伽蓝至，从头嘱。遣风流到此，恩情得续。花下订成鸾凤友，起来倚翠偎红肉。正浓交鸳颈，无情棒，紧相逐。

——右调寄《青玉案》

却说那素琼小姐，因得了笺上的两首诗，道是来得古怪，踌躇费想。更兼日里见了凡的弟子，风流可爱，虚空思慕，足足里一夜不曾合眼。到天明起来，唤春桃服侍，梳洗过，遂启匣子，取出这诗儿，着实玩味。觉得诗中意思精雅，捻在手里不忍释去。真个是：

有情来下种，想杀俏多娇。

那素琼只管把这诗儿翻来覆去的念个不住，听得了凡说话进来，遂藏过了，不情不绪的坐于榻上。了凡走近身说道：“小姐何不再睡睡，因甚事起身恁早，头也梳得光滑滑了？”素琼道：“正是，我亦欲再睡片时。只缘：

日移花影横窗上，风送禽声入耳来。